



值得珍藏的世界
微型小说丛书

ZHIDE ZHENANG DE SHIJI WEIXING XIAOSHUO CONGSHU

世界微型小说 佳作精选



本书编写组◎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值得珍藏的世界
微型小说丛书

ZHIDE ZHENZHANG DE SHIJIE WEIXING XIAOSHUO CONGSHU

世界微型小说 佳作精选



本书编写组◎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微型小说佳作精选 / 《世界微型小说佳作精选》编写组编. —广州: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10. 4
ISBN 978 - 7 - 5100 - 1516 - 8

I. ①世… II. ①世…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9963 号

世界微型小说佳作精选

责任编辑: 张梦婕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 余坤泽

出版发行: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(020) 84451969 84453623

http: //www. gdst. com. cn

E - mail: pub@ gdst. com. cn, edksy@ sina. 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李家务村委会南 邮编: 102615)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3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0 - 1516 - 8/1 · 0199

定 价: 25. 80 元

若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。



值得珍藏的
世界微型小说丛书

本书从浩如瀚海的世界各国微型小说中精选了100多篇脍炙人口的名家之作，因入选作品作品的作者大都知名度很高，碍于篇幅所限，故免去了作者生平简历的介绍，望读者谅解。

由于编者的学识和水平有限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

目 录

女巫的面包	[美国] 欧·亨利	1
古堡的秘密	[美国] 凯瑟琳·邓拉	5
在柏林	[美国] 奥莱尔	8
夜归人	[美国] 爱伦·坡	9
镇上最漂亮的女孩	[美国] 泰勒·温斯路	12
父亲没有赴约	[美国] 罗伯特·诺格斯	15
上 钩	[美国] G·亚历山大	18
桥孔下的绳索	[美国] 詹姆士·阿诺德	21
春天的投资	[美国] 帕翠苗·沙利文	24
父亲和儿子	[美国] 鲍布·格林	26
一双靴子	[美国] 查辛	28
多疑症	[美国] 埃德·华莱斯	30
伏天的罪孽	[美国] L·海沃德	33
谢谢养育之恩	[美国] 乔治·马斯特斯	35
最近的一天	[哥伦比亚] 加·马尔克斯	38
我的那只狗	[澳大利亚] 亨利·劳森	41
情书风波	[墨西哥] 亚·内尔沃	44
父母心	[日本] 川端康成	46
乞丐世界	[日本] 御园彻	48
美丽的邻居	[印度] 泰戈尔	50
列车上遇到的姑娘	[印度] 拉·邦德	52



ZHIDE ZHENANG DE SHIJI WEIXING XIAOSHU CONGSHU

苏密姐	[斯里兰卡]西里瓦尔德纳	55
小杜果	[土耳其]苏·得尔威希	58
奇妙的礼物	[英]富·奥斯勒	61
选择	[英国]罗·克·库克	64
小托布拉	[英国]罗·吉卜林	67
敞开着的窗户	[英国]萨基	70
祖父的表	[英国]斯·巴斯托	74
黑勾利斯	[英国]乔叟	77
素材	[英国]威·毛姆	78
花朵	[英国]凯·曼斯菲尔德	82
小马	[英国]史·沃克	86
鬼魂,少女和黄金	[英国]艾·钱伯斯	90
大公无私的判决	[英]帕克	94
魔盒	[英国]大·洛契弗特	96
韩米顿的烦恼	[英国]拉·鲍威尔	99
三十万法郎	[法国]都德	103
“诺曼底”号遇难记	[法国]雨果	106
出乎意料的结局	[法国]阿尔贝·阿科芒	109
狗	[法国]科勒特	111
科尔内柳斯·贝格的悲哀	[法国]玛·尤瑟纳	115
勃鲁阿戴总统	[法国]吉·塞斯勃隆	118
模特儿	[法国]罗布一格里耶	121
彩票	[德国]沃尔夫·冈哈尔姆	123
在桥头	[德国]亨·伯尔	124
弗利克斯回来了	[德国]艾·凯斯特纳	127
写给姐姐的情书	[德国]冈·施潘	129
小儿子	[德国]埃迪特·施密茨	132
上班诀窍	[德国]路·席波赖特	134
两条路	[德国]里克特	137



一个橱的移交	[德国] 约·雷丁	139
诚实致富记	[荷兰] 埃·赞特涅夫	143
玛 莎	[俄国] 屠格涅夫	146
妹 妹	[前苏联] 伊·涅亚钦科	148
祖 母	[丹麦] 安徒生	150
斯佩林太太的闲聊——邪恶的富人	[瑞士] 索·德洛辛	152
俄勒冈州火山爆发	[瑞士] 瓦·弗洛特	154
一个爱情故事	[瑞士] 克·卡文	155
一杯咖啡	[瑞士] 魏格曼	157
疑 病	[瑞士] 弗·德布卢埃	159
骑桶者	[奥地利] 卡夫卡	161
系于一发	[奥地利] 施普林根施密特	164
老人们	[奥地利] 莱·马·里尔克	166
手 表	[比利时] 尚·戈西尼	169
花园余影	[比利时] 久·科塔扎	173
劳动者	[西班牙] 阿索林	175
彩 票	[西班牙] 加斯基尔	178
堂·纳尔西索的上衣	[西班牙] 何塞·塞拉	182
母亲的勋绩	[西班牙] 焦·狄森塔	185
轻信带来的烦恼	[西班牙] 比德佩	189
金翅雀	[葡萄牙] 米·托尔加	191
神秘的眼镜	[意大利] 迪·布扎蒂	193
程序控制的丈夫	[前南斯拉夫] 伊·布德洛	197
一个老人的问题	[埃及] 穆·阿里	199



女巫的面包

[美国] 欧·亨利

玛莎·米查姆小姐是街角那家小面包店的老板娘（那种店铺门口有三级台阶，你推门进去时，门上的小铃就会叮零叮零响起来）。

玛莎小姐今年四十岁了，她有两千元的银行存款，两枚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。结过婚的女人真不少，但同玛莎小姐一比，她们的条件可差得远多啦。

有一个顾客每星期来两三次，玛莎小姐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他是个中年人，戴眼镜，棕色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。

他说英语时带很浓的德国口音。他的衣服有的地方破了，经过织补，有的地方皱得不成样子。但他的外表仍旧很整齐，礼貌又十分周全。

这个顾客老是买两个陈面包。新鲜面包是5分钱一个，陈面包5分钱却可以买两个。除了陈面包以外，他从没有买过别的东西。

有一次，玛莎小姐注意到他手指上有一块红褐色的污迹。她立刻断定这位顾客是艺术家，并且非常穷困。毫无疑问，他准是住阁楼的人物，他在那里画画，啃啃面包，呆想着玛莎小姐面包店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。

玛莎小姐坐下来吃肉排、面包卷、果酱和喝红茶的时候，常常会好端端地叹起气来，希望那个斯文的艺术家能够分享她的美味的饭菜，不必待在阁楼里啃硬面包。玛莎小姐的心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，是多情的。

为了证实她对这个顾客的职业猜测得是否正确，她把以前拍买来的一幅绘画从房间里搬到外面，搁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。

那是一幅威尼斯风景。一座壮丽的大理石宫殿（画上这样标明）矗立在画面的前景——或者不如说，前面的水景上。此外，还有几条小平底船（船上有位太太把手伸到水面，带出了一道痕迹），有云彩、苍穹和许多明暗烘托的笔触。艺术家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。

两天后，那个顾客来了。

“两个陈面包，劳驾。”

“夫人，你这幅画不坏。”她用纸把面包包起来的时候，顾客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玛莎小姐说，她看自己的计谋得逞了，便大为高兴。“我最爱好艺术和——”（不，这么早就说“艺术家”是不妥的）“和绘画。”她改口说，“你认为这幅画不坏吗？”

“宫殿，”顾客说，“画得不太好。透视法用得不真实。再见，夫人。”

他拿起面包，欠了欠身，匆匆走了。

是啊，他准是个艺术家。玛莎小姐把画搬回房间里。

他眼镜后面的目光是那么的温柔和善啊！他前额有多么宽阔！一眼就可以判断透视法——却靠陈面包过活！不过天才在成名之前，往往要经过一番奋斗。

假如天才有两千元银行存款，一家面包店和一颗多情的心作为后盾，艺术和透视法将能达到多么辉煌的成就啊——但这只是白日梦罢了，玛莎小姐。

最近一个时期，他来的时候往往隔着货柜聊一会儿。他似乎渴望着玛莎小姐的愉快的谈话。

他一直买陈面包。从没有买过蛋糕、馅饼，或是她店里的可口甜茶点。

她觉得他仿佛瘦了一点，精神也有点颓唐。她很想在他买的寒酸的食物里加上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只是鼓不起勇气来。她不敢冒失。她了解艺术家高傲的心理。

玛莎小姐在店堂里的时候，也穿起那件蓝点子的绸背心来了。她在



后房熬了一种神秘的椴椴子和硼砂的混合物。有许多人用这种汁水美容。

一天，那个顾客又像平时那样来了，把5分镍币往柜台上一搁，买他的陈面包。玛莎小姐去拿面包的当儿，外面响起一阵嘈杂的喇叭声和警钟声，一辆救火车隆隆驶过。

顾客跑到门口去张望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谁都会这样做的。玛莎小姐突然灵机一动，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柜台后面最低的一格架子里放着一磅新鲜的黄油，送牛奶的人拿来还不到10分钟。玛莎小姐用切面包的刀子把两个陈面包都拉了一条深深的口子，各塞进一大片黄油，再把面包按紧。

顾客再进来时，她已经把面包用纸包好了。

他们分外愉快地扯了几句。顾客走了，玛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，可是心头不免有点着慌。

她是不是太大胆了呢？他会不高兴吗？绝对不会的。食物并不代表语言。黄油不象征有失闺秀身份的冒失行为。

那天，她的心思老是在这件事上打转。她揣摩着他发现这场小骗局的情景。

他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。画架上支着他正在画的图画，那幅画的透视法一定是无可指责的。

他会拿起干面包和清水当午饭。他会切开一个面包——啊！

想到这里，玛莎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他吃面包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到那只把黄油塞在手里的呢？他不会——

前门上的铃铛恼人地响了。有人闹闹嚷嚷地走进来。

玛莎小姐赶到店堂里去。那儿有两个男人。一个是叼着烟斗的年轻人——他以前从没见过，另一个就是她的艺术家。

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帽子推到后脑勺上，头发揉得乱蓬蓬的。他握紧拳头，狠狠地朝玛莎小姐摇晃。竟然向玛莎小姐摇晃。

“Dummkopf！（笨蛋！）”他拉开嗓子嚷道；接着又喊了一声“Tausendonner（千雷轰顶的！）”或者类似的德国话。

年轻的那个竭力想把他拖开。



古堡的秘密

[美国] 凯瑟琳·邓拉

前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对几个朋友谈起了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题目叫什么，作者是谁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那是一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——

法国北部的中央有个叫文丹姆的小镇。镇子里有座古堡，它的大门上了锁，百叶窗紧紧闭着，花园也已经荒废。这一切，使我对它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促使我对它作了一番调查。人们告诉我，这个城堡属于德·梅里特伯爵夫妇。伯爵是个傲慢固执、脾气凶恶的人，而他的夫人则不但性格温文尔雅、虔诚热情，而且面貌姣美。许多年来，一直到这个城堡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为止，从外表上看，他们夫妇都相处得和谐平静。古堡空了之后，文丹姆的居民便再也没有看到他们。后来，德·梅里特先生死在巴黎，他的妻子则像一个白发的幽灵，居住在很远很远的一块领地上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下榻的那家旅店的女仆罗萨利曾经做过伯爵夫人的侍女，便想了很多办法去说服她，求她让我对这个古堡有更多的了解。最后，她终于同意了，向我揭开了这个古堡的秘密。

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家庭。先生有点儿刚愎自用，对人苛刻，但夫人却极温柔，对丈夫百依百顺，甚至在那年夏天，当夫人偶染小恙，而先生为了不受打扰一个人搬到了楼上的卧室，她也毫无怨言。也许，对她



来说，能独处一室倒是一种解脱吧。她那间宽敞的卧室在古堡的底层，下面是缓缓流过的小河，对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。卧室的一端有个壁炉，另一端立着一个大衣橱，里面挂着夫人的各色衣服。

夫人生病期间，伯爵便在俱乐部玩纸牌或者谈论政治，以此度过每一个夜晚。那时候，文丹姆镇来了很多西班牙人——被拿破仑皇上假释的战俘。罗萨利特别注意到一个英俊的西班牙贵族青年，他离群索居，从不与人交往，每天傍晚，他都要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，有个马夫甚至还看到夜已很深了他还在古堡附近的小河里游泳。

伯爵晚上从小镇回家，每次都是径直走向自己的卧室。可是，秋天的一个深夜，他从俱乐部回来，却把提灯放在楼梯脚下，沿着那条拱形的石子小径，朝他妻子的房间走去。当他来到卧房门外时，好像听到了妻子的衣橱门很快被关上的响声。可当他走进房门时，她却正站在壁炉前。

“您回来迟了。”夫人平静地说。正在这时，罗萨利从前厅走了进来，刚才关衣橱门的当然不会是她了。罗萨利在先生的脸上看到了先是怀疑、而后是愤怒的表情。她赶快从房里退了出来。这时，她听到了先生冷若冰霜的声音：

“夫人，有一个人在衣橱里。”

他的妻子十分肯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他朝衣橱走去，可是夫人把他叫住了。

“假若你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人，那么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该从此完结了。”她告诉他。

他不怀好意地看着她说：

“好的，我先不打开它。听着：您灵魂的救世主，对您来说该是够重要的了。您发誓那里面没有人，我就答应您这扇门可以让它关着。”

他摘下了她的十字架——那种不常见的西班牙式的紫檀木带银丝链的十字架。夫人颤抖着把手放在十字架上，轻声地说：“我发誓。”

“去叫你的女仆来吧。”他命令她。

罗萨利进来了，他对她说：



“去把泥水匠戈雷伏罗特叫来，让他带上泥刀，还有修马厩剩下的砖头和灰浆。”

吓坏了的罗萨利匆匆去执行他的命令。当她把那疑惑不解的泥水匠带进来以后，伯爵马上命令他说：

“立即在衣橱门前砌上一道墙。这件事做好之后，只要你不多嘴，你永远不必担心缺钱花。罗萨利也是一样。”

他监视着泥水匠的工作。过了一会儿，夫人叫罗萨利去取一条披巾，她的冰冷的手抓住了侍女的手指。

“告诉戈雷伏罗特，不管怎样要留下一个口不要砌。”她低声地说，然后又大声地补了一句，“去多拿些蜡烛来，让泥水匠看得清楚些。”

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泥刀嚓嚓的响声。墙慢慢地变高了。当砌到快平橱顶的时候，戈雷伏罗特乘主人把脊背对着他的时机，用泥刀把衣橱顶上的玻璃击碎了。一双充满恐惧的深灰色大眼睛露了出来；随着伯爵倏地转过身子，它们马上又消失了。

破晓时分，墙砌好了。伯爵叫来他的侍从。

“我妻子病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能离开她，你把三餐饭都送到这里来。”

伯爵寸步不离地在妻子房里呆了20天。在头几天内，衣橱里一度传出过微弱的气息声。这时，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夫人哭了起来。但是，伯爵却阻止她说出她本当要说的话：

“您宣过誓说那里面没有人。这，就已经够了。”

之后，卧室里除了夫人悄悄的哭泣声，就再也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了。

在柏林

[美国] 奥莱尔

一列火车缓慢地驶出柏林，车厢里尽是妇女和孩子，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子。在一节车厢里，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战时后备役老兵，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身体虚弱而多病的老妇人。显然她在独自沉思，旅客们听到她在数着：“一，二，三。”声音盖过了车轮的“咔嚓咔嚓”声。停顿了一会儿，她又不时重复起来。两个小姑娘看到这种奇特的举动，指手画脚，不加思索地嗤笑起来。一个老头狠狠地扫了她们一眼，随即车厢里平静了。

“一，二，三。”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又重复数着。两个小姑娘再次傻笑起来。这时那位灰白头发的战时后备役老兵挺了挺身板，开口了。

“小姐，”他说，“当我告诉你们这位可怜的夫人就是我的妻子时，你们大概不会再笑了。我们刚刚失去了三个儿子，他们是在战争中死去的。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前线了。在我走之前，我总得把他们的母亲送往疯人院啊。”

车厢里一片寂静，静得可怕。



夜归人

[美国] 爱伦·坡

年轻的妇人静静地站在窗台前面，她像是盼望着什么似的，倾听着屋外的动静。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。窗外在下着大雪，这是今年冬季的第一场喜雪，大雪覆盖了窗外那荒寂的大草原。妇人隔着窗户痴痴地向外望去，但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单身孤影投在那铮亮的窗玻璃上。

此时，她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寂和害怕。她丈夫常常出门远走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守在家里。但是，这次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现在她已确知自己怀孕了。她恨自己为什么不把这件喜事早点告诉丈夫。

他已经对工作产生厌烦的情绪了，如果知道她已有了身孕，一定不会出远门的。然而她却不愿意让他为自己而焦灼。她回想起几小时前的一个插曲：他告诉她关于那一包钱的时候，正是站在这个窗台前，双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。做丈夫的是一位边区的税务员，把一大包税款拿回了家，放到一个饼干箱里，藏到厨房的地板底下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唉，倒大霉了！小两口自己的那一点存款，存在老远的一家农村银行里了，现在银行就要倒闭了，他只好赶快去取回他们的钱。然而他却不敢随身带着公款跑这么远，所以把它藏在家里了。

“你得答应我，我不在家你千万别离开屋子，”他说，“不许让任何人

进房子，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人进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答应。”她说。

现在，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天色已昏沉下来，夜幕降临了。大雪和黑暗笼罩着孤寂的木屋。她听到了声音。这不是风声，风吹门窗的声音虽然像有人想偷偷地进来，可是她能分辨得出，她听到的是一阵敲门声。声音很低，但很急促。妇人把脸紧贴着窗户边，只见有一个人靠在前门。

她连忙走开，从壁炉边取下了丈夫的手枪。真倒霉，这是一支没有用的手枪，好的那一支和火药筒都让丈夫给带走了。她只好拿着空枪，快步走到紧紧地锁着的大门边。

“是谁在外边？”她喝道。

“我是伤兵，迷了路，走不动了，请您做件好事，让我进来。”

“我丈夫吩咐我，他不在家，谁也不让进来。”年轻的妇人实实在在地告诉他。

“那么，我就只好死在你们家门口了。”

再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恳求说：“你打开门看看我，就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我丈夫是不会饶恕我的……”她哭诉着，开门让他进来了。这伤兵的确已筋疲力尽，似乎就要垮了。他高个子，步履踉跄，苍白粗糙的脸，手臂上包扎着绷带，浑身是雪花。妇人让他到火炉边，坐在她丈夫的椅子上，替他洗伤口，换绷带，又把准备自己吃的晚餐给他吃。等他吃完，她已经在后房里用地毯为他铺了一张床。他往床上一倒，似乎马上就睡着了。

真睡着了还是假的？是在骗她，等她去睡觉吗？妇人在自己卧室里走来走去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像是要出什么乱子。深夜里，万籁俱寂，只有炉火劈劈啪啪地低声作响。忽然有一阵非常低的声音，很轻，显然是有人在干什么，鬼鬼祟祟的，比老鼠偷啃东西的声音还要轻。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声音呢？难道是隔壁房里的那个男人？想到这，她拿起灯，轻轻地走到狭窄的通道，站着静听。伤兵的呼吸声音不会那样响，准是故



意装的。她把门推开，走进后房，俯身去看那伤兵；只见他睡得很甜。她走出房间，立刻又听到了那个声音。这次她知道了：有人在撬前门的锁。妇人立刻从工具箱里拿出丈夫的一把折式洋刀，然后轻轻摸到那伤兵床边，推醒他。他哼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快听！”她低声地说，“有人要偷进屋里来，你来帮我一下忙！”

“谁要偷进来呵？”他困倦不堪地说，“这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偷的。”

“有的，有很多钱，藏在那厨房地板底下。”这件事怎么可以告诉她呢？她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。

“那么，你拿我的手枪，我右手伤了，拿不了枪，你把刀给我。”他说。

妇人迟疑了片刻。这时，又听到前门被撬的声音。她立刻把刀递给伤兵，自己拿起了他的手枪。

“你来对付头一个进来的人，”他说，“靠近门边站着，门一开就开枪，枪里有六发子弹，一定要打到他倒下来动不了为止。我拿着刀，在你后边，应付第二个进来的人。我们一站好位置就把灯吹灭。”

顿时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撬锁的声音停止了，传来了扳扭东西的声音，门锁被打掉了，门开了，溜进了一个人来。刹那间，白雪衬托着那人的身影，她看清楚了。立刻一枪打去，那人倒下了，但马上又踉踉跄跄地站起来，妇人再开了一枪，他这才慢慢地倒下。脸碰着墙脚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伤兵俯着身子，咒骂了一声，然后叫道：“原来只有一个人！好枪法呵，太太！”接着，他把尸体翻过身来仰天躺着，这才看到这强盗还蒙着一个面罩。伤兵把面罩揭开，妇人凑近去看。

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伤兵问。

“从没见过！”她说。这时的妇人比任何时候都有勇气，盯着死者的脸，看着这个回来抢劫自己的人——她的丈夫！